鮚埼亭集

鮚埼亭集卷第二十六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狀畧

明浙撫右僉都御史前分巡寧紹台道金壇于公

事略

于公諱頴字穎長一字九瀛南直隸金壇縣人崇禎辛未進士累官尚書工部員外郎知直隸順德府再知陜之西安府以事罷官尋復起爲尚書工部郎知紹興府越人最重在水利前此以賢太守著者東莞彭公誼浮梁戴公琥富順湯公紹恩至湯公築三江應宿閘以洩

水而越之水乃大治然三江閘在下流能洩水不能引
水能禦潦無以處旱崇禎之末適苦旱左都御史劉公
宗周家居謂惟通麻谿壩更於壩之上流通茅山閘則
可以引潮抽鹹蓄淡而歲雖旱不爲災及其潦也則閉
之是皆本浮梁戴公成規也諸紳余公煌姜公一洪以
爲長策而蕭山愚民挾形家之言阻之萬方極口詈劉
公時持節分巡浙東者爲余公鵾翔以諮公公曰總憲
之言是也下官當力任之乃捕蕭山之梗命者杖而梏
之事得集既集連年雖大旱不爲災民乃翕然更誦公
公雖爲太守然每事必諮於劉公若弟子者乙酉遂分

巡寧紹台道馬士英以太后至浙江劉公泣謂公曰事乃至此若非斬士英無以收既潰之人心公於是再疏請誅士英不報劉公又曰明府竟申大義於天下可矣公自以外臣未可擅殺宰相不果行乃與劉公東歸謀結姚之熊公汝霖共起兵而 王師已入杭劉公絕粒公亦入雲門山中觀變通守張愫以城迎降貝勒郎令之知紹興府會義興伯以蒼頭軍起斬張愫遣民迎公公馳至垤城哭城中人曰于公來吾事濟矣初公密使前指揮朱壽宜朱兆憲等募兵是日各帥至而前副將劉穆募兵五百至前參將郭惟翰都司金裕募兵五

百至前守備許耀祖以官兵五百至前指揮武經國募兵六百至前太僕來方煒前職方[illegible]集之亦各以兵至公乃以小舟挾短童而西蕭之新令陳瀛出謁公執之貝勒之使以榜至公又執之焚其榜鳴鼓會衆誓於都亭閏六月十三日也公遂以五百人夜赴固陵前所遣諸生莊則敬等以江船百餘艘至　王師在西岸未之知也公兵無甲乃借紫衣於固陵之民各一沖潮徑渡蕭人沈振東爲之導盡驅西岸之船而東至小流　王師始知之則無所得船公軍上東岸大譟遂畫江而守一軍扼潭頭一軍扼橋司一軍扼海門一軍扼七條沙

明太常寺卿晉秩右副都御史藹菴林公逸事狀

柳先生作段太尉逸事狀蓋以補其前狀所不備也若陳了齋作豐尚書狀但敘歷官而不及一事又別成一格前太常藹菴林公之卒其狀蓋用了齋之例訖今人代漸遠有不勵如太尉之脫落者予惟公之名德新舊兩朝所並重故爲之捃摭剩餘粗備首尾蓋不得不以逸名嗚呼桑海諸公其以用世之才而槁項黃馘齎志以死庸耳淺目詎爲收拾其逸多矣公諱時對字殷颺學者稱爲藹菴先生浙之寧波府鄞縣人宋名臣特進保之後曾祖某祖某父某公以崇禎己卯庚辰連薦成

進士時年十八授行人司行人踰年以使淮藩出又踰年而居制又踰二年而北都亡叔王起南中以吏科都給事中召又踰年南都亡踉蹌歸里從戎江于累遷太常寺卿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踰年事去杜門不出又十有八年而終公之少也伯兄鶱堂先生喜言名節公與上下其議論鶱堂引為畏友執經倪文正公門既釋褐施忠介公徐忠襄公皆亟之多所指授常熟口侍郎口口閩公名招致之公不往于同官最與劉公中藻陸公培沈公宸荃相暱或問之曰冷官索莫何以自遣公曰苟不愛錢原無熱地時人歎為名言其居制歸里也

陳恭愍公錢忠介公一見亦契之及在科中時局正忞
其昏狂公以給對上三摺言史督相可法之軍江北所
以藩衛江南者也不當使之掣肘至於進戰退守當假
以便宜左都御史劉宗周四朝老臣天下山斗當置左
右翰林檢討方以智忠孝世家間關南來不當誣以傳
聞之說並留中不下當是時臺省混沓邪黨過半獨掌
科熊公汝霖掌道章公正宸[illegible]言諤諤顧皆引公爲助
阮大鋮深惡之乃徵方國安以東林遺孽糾之遂與同
里沈公履祥偕去於江之役孫公嘉績故公庚辰房師
挽以共事熊公章公錢公沈公交章上薦起佐孫公幕

務每有封事多遭阻格中樞余公煌歎息語公以不能力持爲媿前御史李公埰兄弟避地天台公以人望請召之御史不至其弟赴軍公尤主渡江熊公之下海寧公實贊之益自喪亂以來公之所見其可紀者祇此而已諸方既定毫社終墟而公年尚未四十一腔熱血旁魄無寄轉徙山海及歸家門破碎乃悔訪國難事上自巨公元夫下至老兵退卒隨所聞見折衷而論定之斜日荒江以此自消其磊塊已而徵車四出公名亦豫其中以病力辭有同年來訪出處者公荅之曰此事寧容商諸人耶吾志自定爲君謀寧有殊同年媿公之言而

止公論人物不少假借同里錢光繡嘗講學石齋黃公之門其於翰林張溥儀部周鑣皆嘗師之而學詩於□□公曰婁東朝華耳金沙羊質而虎皮者也皆不足師□□晚節如此又豈可師予師石齋先生而更名他師乎光繡謝之未幾咸淳諸老凋落殆盡而公獨年踰大耋幅巾深衣躑躅行吟莫可與語干是悒悒彌甚乃令小胥舁籃輿遍行坊市遇有場演劇輒駐輿覩之凡公之至五尺童子俱爲讓道一日至湖上聖功寺巷中公眼已花不辨場上所演何劇但見有晃旐而前者或曰此流賊破京師也公命狂號自籃輿撞身下踣地暈絕

流血滿面伶人亦共流涕觀者迸散是日爲之罷劇嗣是公不復出揜關咄咄而已及卒遺命柳棺布衣不許以狀請志墓之文故皆闕焉先公嘗曰吾年十五隨汝祖往拜公牀下自是嘗摳衣請益問漳海黃公遺事公所舉自東厓所作行狀外別傳哀誄輓詩祭文及雜錄諸遺事幾百餘家其餘所聞最少者亦不下數十家恨不能強記又語予野史之難信者有二彭仲謀流寇志譌錯十五出於傳聞是君子之過鄒流綺則有心淆亂黑白是小人之過其餘可以類推先公問曰然則公何不著爲一家以存信史公笑不荅蓋是時公方有所著

而諱之然自公歿後所謂補遺史者闕不完其詩史共四卷今歸於子娶某氏子四葬於天井山之陽謹狀

陽曲傅先生事略

朱衣道人者陽曲傅山先生也初字青竹尋改字青主或別署曰公之它亦曰石道人又字嗇廬家世以學行師表晉中先生六歲啖黃精不樂穀食強之乃復飯少讀書上口數過即成誦顧任俠見天下且喪亂諸號爲薦紳先生者多腐惡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氣節不肎少與時媕婀提學袁公繼咸爲巡按張孫振所誣孫振故奄黨也先生約其同學曹公良直等詣匭使三上書訟之不得達乃伏闕陳情辭撫軍吳公甡亦直袁竟得雪而先生以是名聞天下馬文忠公世奇爲作傳以爲

裴瑜魏劭復出已而曹公任在兵科貽之書曰諫官當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負故人之期曹公瞿然即疏劾首輔宜興及駱錦衣養性直聲大震先生少長晉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氣思以濟世自見而不屑爲空言于是蔡忠襄公撫晉時寇已亟講學於三立書院亦及軍政軍器之屬先生往聽之曰迂哉蔡公之言非可以起而行者也甲申夢天帝賜之黃冠乃衣朱衣居土穴以養母次年袁公自九江羈於燕邸以難中詩貽先生曰晉士惟門下知我最深蓋棺不遠斷不敢負知己使異日羞稱友生也先生得書慟哭曰公乎吾亦安敢負公哉

甲午以連染遭刑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有以奇計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恨以爲不如速死之爲愈而其仰視天俛畫地者並未嘗一日止凡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黃冠自放稍稍出土穴與客接然間有問學者則告之曰老夫學莊列者也於此間諸仁義事實羞道之即強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歐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平定張際者亦遺民也以不謹得疾死先生撫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幾人哉嗚呼張生是與沙場之痛等也又自歎曰鬻強躍駿之骨而以佔畢朽之是則

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或強以宋諸儒之學問
則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先生工書自大小篆隸以下
無不精兼工書嘗自論其書曰弱冠學晉唐人楷法皆
不能肖及得松雪香山墨蹟愛其圓轉流麗稍臨之則
遂亂眞矣已而乃媿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者每覺其
觚稜難近降與匪人遊不覺其日親者松雪曷嘗不學
右軍而結果淺俗至類駒王之無骨心術壞而手隨之
也於是復學顏太師因語人學書之法寧拙毋巧寧醜
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眞率毋安排君子以爲先生非
止言書也先生既絕世事而家傳故有禁方乃鬻以自

活其子曰眉字壽髯號養志每日樵於山中置書擔上休擔則取書讀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訪先生既見問曰郎君安往先生荅曰少需之且至矣俄而有負薪而歸者先生呼曰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頗驚抵暮先生令伴客寢則與敘中州之文獻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盡荅也詰朝謝先生曰吾甚慙於郎君先生故喜苦酒自稱老蘖禪眉乃自稱曰小蘖禪或出遊眉與子共輓車暮宿逆旅仍篝燈課讀經史歷選諸書詰旦必成誦始行否則予杖𢽾先生之家學大河以北莫能窺其藩者嘗批歐公集古錄曰吾今乃知此老眞不讀書也

戊午

天子有大科之命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以先生薦時
先生年七十有四而眉以病先卒固辭有司不可先生
稱疾有司乃令役夫舁其牀以行二孫侍旣至京師三
十里以死拒不入城於是益都馮公首過之公卿畢至
先生臥牀不具迎送禮蔚州魏公乃以其老病上聞
詔免試許放還山時徵士中報罷而年老者
恩賜以官益都密請以先生與杜徵君紫峰雖皆未豫
試然人望也於是亦
特加中書舍人以寵之益都乃詒先生曰

恩命出自格外雖病其為我強入一謝先生不可益都令其賓客百輩說之遂稱疾篤乃使人舁以入望見午門淚涔涔下益都強掖之使謝則仆於地蔚州進曰止止是即謝矣次日遂歸大學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歎曰自今以還其脫然無累哉既而又曰使後世或妄以劉因輩賢我且死不瞑目矣聞者咋舌及卒以朱衣黃冠殮著述之僅傳者曰霜紅龕集十二卷眉之詩亦附焉眉詩名我詩集同邑人張君刻之宜興先生嘗走平定山中為人詬疾失足墮崩崖僕夫驚哭曰死矣先生旁皇四顧見有風峪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

石柱林立則高齋所書佛經也摩挲視之終日而出欣然忘食益其嗜奇如此惟顧亭林之稱先生曰蕭然物外自得天機予則以爲是特先生晚年之蹤跡而尚非其眞性所在卓爾堪曰靑主蓋時時懷翟義之志者可謂知先生者矣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之行述請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館予固知先生之不以靜修自屈者其文當不爲先生之所唾但所媿者未免爲江南之文爾

陸麗京先生事略

講山先生陸圻字麗京杭之錢塘人也知吉水縣運昌子兄弟五人而先生爲長與其弟大行堦並有盛名吉水嘗曰圻溫良堦剛毅他日當各有所立大行舉庚辰進士當是時先生兄弟與其友爲登樓社世稱爲西陵體性喜成就人門人後輩下至僕隸苟具一善稱之不容口平生未嘗言人過有語及者輒曰我與汝姑自盡毋妄議他人爲乙酉之難大行里居自經死先生匿海濱尋至越中復至福州薙髮爲僧毋作書趣之歸時先生尚崎嶇兵甲之間思得一當事去乃返雅善醫遂藉

以養親所驗甚多有人病亟夢神告之曰汝病在腸胃得九十六兩泥可生也旦以告其友友默然良久曰嗟乎此陸圻先生也圻字分之爲斤爲土其姓爲六合之乃九十六兩土也即迎先生至下藥立已由是吳越之閒爭求講山先生治疾戶外屨無算會莊鑨史事發刑部當大逆詞連先生與查繼佐范驤三人於史固無豫莊氏以其名高故列之卷首械繫按察司獄久之事白詔釋之既得出歎曰余自分定死幸而得保首領宗族俱全奈何不以餘生學道耶貽書友人封還月旦不知所之或言其在黃山子宦聞之徒步入山長跪號泣請

歸先生曰昔者所以歸以汝大母在今大母亡矣何所歸寅請一祭墓乃從之歸會弟堦苦心痛他醫治益甚不得已留治八月餘與弟同室臥終不入內既愈遂往廣東丹霞山一夕遁去自是莫能踪跡寅往來萬里負零丁求數歲卒不得竟以是悒悒死時稱其孝先生所著有威鳳堂集詩禮二編陸生口譜蘭堂璺守藏于家初先生兄弟之竝起也大行最盛氣難犯嘗與同里陳太僕潛夫以檄相攻而先生於其間置身事外及國難作大行以乙酉死大僕至江東起兵駐營下莊先生亦至越與其事次年太僕死先生竟以高蹈終其身論者

謂其於兄弟友朋之間均無媿也而予於姚江黃公家得見先生所封還月旦之書甚自刻責以爲辱身對簿從此不敢豫汐社之列嗚呼其亦可哀也夫

邵得魯先生事略

先生姓邵氏諱以貫字得魯浙之餘姚縣人也邵氏於姚江族望中爲孫謝王陳亞門材最盛先生少與其兄以發薦名而先生尤狷潔當是時陶文覺公石梁之學盛行姚中沈求如史子虛蘇存方其高弟也顧頗參以密雲悟之禪先生亦從之遊而獨事躬行講求有用之學時遭飢饉先生與同里鄭奠維諸人爲義倉桑梓中德之已而國難大作先生欲死以其母在不得遂剃髮爲頭陀狂走入雪竇山中妙高臺僧道巖者故鄞廣文張廷賓亦姚產而沈史講會中人也先生依之苦身持力

不與人接鄞故都御史高公斗樞物色得之曰異人也遣其二弟與之游周公囊雲亦以僧服居白坑時時過從已而以省母返居潭上園黃忠端第三子澤望志節夙與先生近至是來同居園中相與夜讀謝皐羽遊錄而慕之曰方今豺虎滿天下五嶽之志不可期矣四明二百八十峯近在臥榻當使峯峯有吾二人屐齒于是始遍走山中然山寨方不靖所在亦多邏卒而二人者冠服奇古躑躅其間頻遭詰難顧不以爲苦一日忽入絕谷不知所向方茫然求故道不可得俄而峯回路轉松梧桐竹甚盛有雞犬聲趨就之祇一家中有幅巾者

出曰客從何來則語之以宅里笑曰吾亦姚人也避世居此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乃止宿則告曰是石屋山也僕故孫公碩膚監軍陳從之者也孫公死海上吾無所依來此山中未嘗與世上人接也因相顧而歎曰是眞桃源矣澤望嘗曰得會自甲申後輔頰間無日不有淚痕其稍開笑口者則遊山耳未幾澤望卒先生孑然無所向自是益卞隘遂棄家投四明山中之楊菴先生時尚有一妾不忍別先生去亦爲尼於菴中一日之中晨昏各上堂禮佛此外雖耆弱不相通久之皆卒於菴先生所爲詩文極多顧身後散佚無一存者而先生之兄

以發老壽顧於先生之大節絕不一及若有所諱卽族人邵廷采作明遺民所知傳亦不及先生一語咄咄怪事不可曉也嗚呼先生嘗與王父贈公言及陳從之事絕肖桃源而恐其無傳之者如先生之大節亦何減所南聖子而身後竟闃然況從之乎予因序先生事并及從之先生或一笑於九原也

姚敬恒先生事略

李二曲集中別輯前代講學諸君有出於農工商賈之中者共爲一卷以勉學者以予近所聞近日應潛齋高弟有曰凌嘉印沈文則姚敬恒皆拔起孤露之中能成儒者凌沈之名尤重見於沈端恪公所爲傳而敬恒躬行與相鼎足顧未有知之者敬恒諱宏任別字思誠杭之錢塘人也姚氏故杭之右姓敬恒少孤其母賢婦也敬恒不應科舉隱於市廛稍營十一之息以養家其母一日見敬恒貿絲銀色下劣慍甚曰汝亦爲此惡行乎吾無望矣敬恒皇恐長跪謝願得改行乃受業於應先

生潛齋每日飭誦大學一過潛齋雅愛之一言一行服膺師說泊然自晦凡事必歸於厚沈甸華之卒也潛齋不食二日敬恒問曰朋友之喪而若此無乃過歟潛齋喟然歎曰爲其無以爲喪也敬恒曰請爲先生任之殯葬皆出其手潛齋不肯輕受人物惟於敬恒之餽不辭曰吾知其非不義中來也然敬恒不敢多有所將每時其乏而致之終其身無倦潛齋之歿敬恒執喪如古師弟子之禮姚江黃先生晦木於人鮮可其意者獨見敬恒而許之曰是獨行傳中人物也嘗遊於閩閩督姚公盛延之訪以海上事敬恒對曰遊魂不日底定矣但閩

中民力已竭公當何以培之閩督肅然頷之然敬恒以學道故所營十一之息無甚增益而動施漸不可支遂以此落其家晚年以非罪陷縲絏憲使閱四入獄敬恒方朗誦大學憲使異之入其室見其案上皆程張之書也呼與坐而語之大驚即日釋之然敬恒卒以貧死其平生但事躬行不著書故鮮知者予既附志於潛齋墓表中復摭拾其事以傳之以配淩沈二君且以待後世有二曲其人者惜訪其母姓竟不可得

明遼督熊襄愍公軼事略

始寧倪生安世嘗爲予言其尊人嘗從里中倉橋陳氏見其先世秋曹日錄一書其人在明熹廟時爲獄官凡魏奄所殺君子不下東廠而下刑部者皆載其獄中事甚悉而熊襄愍公最怪其言曰襄愍既入獄一飲一食魏奄令獄官以帖子報知然襄愍亦無所事其臥用一藤枕不分寒暑未嘗以去身每晚入靜焚香再拜禮北辰則取此藤枕供之莫能知其意也或以問襄愍亦笑不荅已而刑有日襄愍神色不變手書遺疏猶爲上言邊事又作絕命詞其遺疏爲西曹郎所遏曰囚安得上

書襄愍曰此趙高語也□□□□□□□□□□聖朝時安得有此恰然剌刃時奉有傳首九邊之旨西曹郎俄錄其首則法場中空無有但見一蒲枕大號相戒毋洩亟密報魏奄則命取熊氏子弟家人拷問大索竟無所得魏奄計無所出遂祕其事不宣而九邊所傳之首蓋竝非襄愍眞顱也魏奄敗後公子兆璧速疏請首歸葬蒲州爲之言於烈廟得允亦明知其非公首特借以消此冤案而已安世之所述如此亟令從陳氏求此書得一短冊其言果合按此說在明野史中俱未之及吾讀李公映碧三垣筆記極言襄愍臨刑之慘與此

不符然陳氏乃身見者定自不誣故載之以當張中丞之于嵩亦未爲無補於舊史也古人多有兵解之說蓋出自神仙家其說荒誕不可信然而大造中無所不有則亦未敢盡謂其無顏魯公其最著者也魯公平生好神仙襄愍則未之聞也且以彼剛腸豈不足豫於此道而不知其深夜中默默爲之至於臨刑日顧忽示其奇中散之琴遜其幻矣卒之隻履空存雙劍亦化足以奪奸人之魄而短其氣不已神乎英雄人固不可測其信然耶長夏晷血因口授諸生紀之

鮚埼亭集卷第二十六終

鮚埼亭集卷第二十七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傳

莊太常傳

莊太常元辰字起貞晚字頑菴鄞人也學者稱爲漢曉先生所居在城南長沙田中長沙田在四明洞天所稱大小𣈆山者皆在焉居人訛𣈆爲皎又訛皎爲曉公之別署兩曉山樵者以此公嚴氣正性不肯隨人唯阿下筆千言亦倔强睥睨一切成崇禎丁丑進士其再試出汪文毅公馬文忠公門釋褐南太常博士八載不遷泠

曹淸望泊如也甲申之變公一日七至中樞史公之門促以勤王赧王卽位議選科臣總憲劉公掌科章公皆舉公爲首而馬士英勢方張欲盡致朝臣出其門下遣私人來致意曰博士昜持門下刺一謁相公掌科必無他屬也公峻拒之是時雖東林宿老如口侍郎口口亦俛首稱門下於馬阮之門而考選諸臣能抗之者則公一人而已按公家傳言沈行人宸荃與公皆忤士英沈由科改道而公由科抑部據南渡錄則沈公在總憲所擬原是道非科也今改正于是士英怒或告之曰是故劉章之私也遂傳中旨僅授刑部主事卹刑江南公論爲之不平已而士英曰橫且以阮大鋮故欲興同文之獄盡殺

復社諸公公曰禍將烈矣遽出都且以板蕩詩人之意
賦招歸詩十章以志感未幾月而留都陷錢忠介之起
事也諸鄉老最同心者莫如公破家輸餉初降臣謝三
賓欲梗師而為王之仁所脅不得已以餉自贖及忠介
與王之仁將赴江上三賓潛招兵於翠山衆人疑之王
明經家勤謂忠介曰公等竟欲西行乎何其疎也忠介
驚曰計將安出家勤曰浙東沿海皆可以舟師達鹽官
五代錢氏嘗由此道會黃晟之師倘彼乘風而渡北來
搗巢列城且立潰矣非分兵留守不可忠介曰是無以
易吾莊公者於是共推公任城守事分兵千人以屬公

以四明驛爲幕府公請以家勤及林明經祚暨王明經
玉書林明經時躍等參軍事忠介乃西行公日耀兵巡
諸堞里人呼爲城門之軍是役也危城人岌岌賴公鎮
之而三賓不敢動乃以翠山之衆迎督王于天台自七
月至十月鄞始解嚴王召公入朝晉公吏科都給事中
尋遷太常少卿再遷正卿仍兼吏科如故公疏言殿下
大仇未雪舉兵以來將士宣勞於外炎威寒凍沐雨櫛
風編氓殫藏於內敲骨吸髓重以昔年秋潦今茲亢旱
卧薪嘗胆之不遑而數月以來頗安逸樂金魚幕燕撫
事增憂則晏安何可懷也敵在門庭朝不及夕有深宮

養優之心安得有前席借箸之事則蒙蔽何可滋也天下安危託命將相今左右之人頗能內承色笑則事權何可移也五等崇封有如探囊有爲昔時佐命元臣所不能得者則恩賞何可濫也陛下試念兩都之毀禾黍麥秀之悲則居處必不安試念孝陵長陵銅駝荊棘之慘則對越必不安試念青宮二王之辱則撫王子何以爲情試念江干將士列邦生民之困則衣食可以俱廢疏入報聞而已公又言中旨用人之非乃救王之秕政臣叨居科長斷不敢隨聲奉詔王不能用自是公累有封駮夫巳氏皆結內侍力阻之而馬士英又至王兪事

思任等移檄拒之又廷爭之不得公言士英不斬國事必不可爲於是公貽書同官林公時對言蕞爾氣象似惟恐其不速盡者區區憂憤無事不痛心疾首以致咳嗽纏綿形容骨立願得以微罪成其山野若非自汗恐必不能免舉朝共留之而公決意去未幾　大兵東下公狂走諸深山中朝夕野哭公故美鬚眉顧盼落落至是失其面目巾服似頭陀而又稍別一日數徙莫知所止山中人亦不復識忽有老婦識之曰是非廿四郎也耶廿四郎者公小字也嘆曰吾晦迹尚未深丁亥疽發於背勿藥謂侍者曰吾死已晚然及今死猶未遲門生沐

奕隆在旁曰請爲吾師作大還詞以祖道反招魂可乎
公曰試爲我誦之誦曰嗟乎□□□乃至此乎雄虺
雖蝮蜿穴蜂壺洶洶天狼綏綏野狐遂人駓駓白日幽
都敦脄血拇肝胆横層懸人以娭如跖之脯□□□
□□□□□□□□□□□□□□□□□嗟
乎□□□□乃至此乎六千君子與白日翘五千甲楯
與東流枯□□□□吾亦非吾東方不可以居南方不
可以居西方不可以居北方不可以居阿誰不遂皐某
是呼欲返遊魂受此大汙謬哉宋玉謚爲至愚嗟乎□
□□□乃至此乎往哉浩然逃之太虛火宅既離毒苦

可除野葛不絆欎髯帝居帝目餉公九光五銖小子歌此以當驪駒公領之者三而卒林公塒對嘗曰吾心折同里先正得三人其一爲陳忠貞公一爲錢忠介公其一則太常也死生不同然可以謂之三仁矣公所著有因園集山樵編信水亭吟今無存者

周思南傳

星移物換之際逃於西竺者多矣然當其始也容身無所有所激而逃之及其久而忘之登堂說法漸且失其故吾梨洲先生有云不甘為異姓之臣乃甘為異姓之子者也獨吾鄉浮石周氏披緇者三遁城徉狂以死所謂顯和尚者也思南沉湎以死所謂醉和尚者也順德若身持力不入城市以死所謂野和尚者也是三公者眞所謂有託以逃者耶其在和尚中當為唐子然而不媿孤臣矣其志節之奇尤莫若思南按思南諱元懋字柱礎一字德林文穆公應賓從子也以文穆任累官南

凉右軍都事屯部郎中權楊關奉使蜀中歸知貴州思南丁內艱未赴國難作先生跌宕自喜本思以文辭賢身館閣及受門資之寵非其好也都御史廖大亨慰之曰門資豈足以屈人人自辱之耳李衛公非自此起者乎唐中葉宰相無足以抗之者明矣郎君其勉之先生大喜東江建國先生服尚未闋錢忠介公招之故人從錦衣敵膺亦招之先生固辭不出而破家輸餉弗少吝丙戌六月家人自江上告失守先生慟哭自沈於水以救得甦乃削髮入灌頂山中先生故善飲至是益日飲無何又不喜獨酌呼山僧不問其能飲與否強斟之夜

以蓬旦山僧爲酒所苦遂避匿則呼樵者强斟之樵者以日暮長跪乞去先生輒與其則斟其侍者已而侍者醉卧乃呼月酹之月落呼雲酹之灌頂去先生家且百里酒不時至又深山難覓酒伴始返其城西枝隱軒中每晨起輒呼其子弟斟之子弟去則覓他人或其人他出則攜酒極之於其所往斟之不遇則執塗之人而斟於是浮石十里中望見先生者皆相率避匿不得已乃獨酌先生既積飲且病凡勸止酒者輒算大都以先生未有嗣子之說進先生輒叱而去之否則張目不荅先太常公嘗規之曰耶君不思養身以待時耶先生爲之

矍然乃不飲者三日既出三日縱飲如初先生雖困於酒乎而江湖俠客有以事投止者雖甚醉輒矍然起二孩之無失詞傾其所有以輸之惟恐其不給也以是盡喪其家庚寅嘔血不可復止竟卒得年四十其恭人俞氏亦以毀相繼卒前太常博士王公玉書哭之曰德林之倔然狂放於麴糵間氣踊叫號俾晝作夜幾不知身外有何天地是何世界舍此且不知吾身置於何地昔人詩云酒無通夜力事滿五更心旨哉斯言德林之所以爛然長醉期於無復醒時以自全也族子齊嘗曰嗚呼叔氏之心嘔為血當與嵇紹王琳一腔熱汁合埋釀人

側悉化爲水陶爲醞以澆天下不義男子不爾莫慰其心也同社高士韓國祚誄之曰知雄守雌爲天下谿知白守黑爲天下谷德林不聞乃以身殉悲夫嗚呼先生不死于丙戌而死於庚寅不死於水而死於酒其四年中巧戕酷賊以自蠱其宋皇甫東生之流與吾故以爲三和尚之最苦者

陳光祿傳

陳光祿士京字齊莫一字佛班其先世本奉化之朱氏明初遷鄞改姓陳觀察大年其宗老之顯者也西臯陳氏三十六族難以識別故稱公家爲烏樓陳氏公少有四方之志家事不以嬰其懷天崇之際天下多故遂挾策浪遊湖海北走燕雲南抵黔粵其在滇中尤久思得一當以吐其奇而布衣躑躅竟無所遇一旦忽瞿然曰吾堂上有老母甚望抱孫柰何以遠遊孤其望即日襆被歸家已而進擧四丈夫子喜曰今而後可矣是時溪上二馮先生一掌中樞一撫幾何大負天下人倫之望

公欲往從之而甲申之禍作南渡晷沓公益悒悒不出畫江之舉熊公汝霖薦公授職方郎公故與三衢總兵陳謙善謙請公監其軍會奉使閩中以公偕行而唐魯方爭頒詔事謙以不良死公遁之海上鄭芝龍聞公名令與其子成功遊芝龍有異志卒以閩降成功不肯從異軍蒼頭特起公實贊之已而熊公以魯王至時成功修頒詔之隙不肯奉王列營之奉王者其軍莫如成功強皆不自安公說成功當以公義爲重成功雖不爲臣而始終於王致富公之敬其時會稽舊臣能籠絡成功而用之者亦惟張公蒼水與公二人樓船得以南向無

內顧之患者其功爲多戊子王遷公光祿寺卿家傳以爲粵中所授者非會督王上表粵中沈吟良久曰無以易公者成功亦欲啟事於粵公遂行而惠潮之路中斷郝尚久之徒陰陽向背使車不敢出其間迂道沿海得達資斧俱竭實小以前粵中見之驚喜路公振飛亦自島上致蠟書荐之加公都御史公固辭不受特賜三品勅命三上疏陳軍事且言當通閩粵之路粵中人欲留公不可已丑得歸閩中魯王入浙留公在閩與成功相結以爲後圖成功盛以恢復自任賓禮明之遺臣于是海上衣冠雲集然不過待以幕客其最致敬者前尚書盧公若騰侍郎

王公忠孝都御史章公朝薦沈公荃期郭公貞一徐公孚遠與公次之則儀部紀公不以禮不敢見也久之見海師無功粤事亦日壞乃築鹿石山房於鼓浪嶼中引泉種花感物賦詩以自消遣別署海年瀕長又築生壙於其旁題曰遺菴之墓丙申太夫人卒於鄞訃至島上諸公唁之哭曰此生無復恨之日矣已亥成功入江推公參預島上留守事務彌疾而卒臨終謂侍者曰吾幸得全歸此土也齊公价人銘其墓得年六十有五魯王在南澳聞之震悼親爲文以祭之公嘗爲詩下筆清挺不寄王孟廡下及在島上徐公孚遠有海外幾社之集

公豫焉雖心情蕉萃而時作鵬鶱海怒之句以抒其方寸之芒角徐公嘗曰此眞反商變徵之音也所著有東書後詩一卷喟寓七卷戹言一卷海年集一卷海年詩內集一卷海年譜一卷公薨後子式登守墓三年挈家以歸

沈太僕傳

沈太僕光文字文開一字斯菴鄞人也或以爲文恭公之後非也或曰布政司九疇之後以明經貢太學乙酉豫于畫江之師授太常博士丙戌浮海至長垣再豫琅江諸軍事晉工部郎戊子閩師潰而北扈從不及聞粵中方舉事乃走肇慶累遷太僕寺卿辛卯由潮陽航海至金門閩督李率泰方招來故國遺臣密遣使以書幣招之公焚其書返其幣時粵事不可支公遂留閩思卜居於泉之海口挈家浮舟過圍頭洋口颶風大作舟人失維飄泊至臺灣時鄭成功尚未至而臺灣爲荷蘭所

據公從之受一廛以居極旅人之困不恤也蓋與中土隔絕音耗海上亦無知公之生死者辛丑成功克臺灣知公在大喜以客禮見時海上諸遺老多依成功入臺亦以得見公爲喜握手勞苦成功令麾下致餼且以田宅贍公公稍振已而成功卒子經嗣頗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軍亦日削公作賦有所諷乃爲愛憎所白幾至不測公變服爲浮屠逃入臺之北鄙結茅於羅漢門山中以居或以好言解之於經得免山旁有曰加溜灣者番社也公於其間教授生徒不足則濟以醫嘆曰吾廿載飄零絕島棄墳墓不顧者不過欲完髮以見先皇帝於

地下而卒不克其命也夫已而經卒諸鄭復禮公如故癸丑大兵下臺灣諸遺臣皆物故公亦老矣閩督姚啟聖招公辭之啟聖貽書訊曰曾寧無恙因許遣人送公歸鄞公亦頗有故鄉之思會啟聖卒不果而諸羅令季麒光賢者也爲之繼肉繼粟旬日一候門下時耆宿已少而寓公漸集乃與宛陵韓文琦關中趙行可無錫華袞鄭延桂榕城林奕丹吳蕖輪山陽宗城螺陽王際慧結社所稱福臺新咏者也尋卒於諸羅葬於縣之善化里東堡公居臺三十餘年及見延平三世盛衰前此諸公述作多以兵火散佚而公得保天年于承平之後海

東文獻推爲初祖所著花木雜記臺灣賦東海賦檨賦桐花賦芳草賦古今體詩今之志臺灣者皆取資焉嗚呼在公自以爲不幸不得早死復見滄海之爲桑田而予則以爲不幸中之有幸者咸淳人物蓋天將留之以啟窮徼之文明故爲强藩悍帥所不能害且使公如蔡子英之在漠北終依依故國其死良足瞑目然以子英之才豈無述作委棄於氊毳亦未嘗不深後人之痛惜公之巋然不死得以其集重見於世爲臺人破荒其足稍慰虞淵之恨矣公之後人遂居諸羅今繁衍成族會鄞人有遊臺者予令訪公集竟得之以歸凡十卷遂錄

入甬上耆舊詩

貞愍李先生傳

貞愍先生李桐字封若鄞人也學者稱爲侗菴先生光祿監德繼之子生三歲而孤事其適母董孺人生母王孺人皆至孝而於適母禮節更加隆及適母卒而所以事生母者亦如之時人服其知禮讀書通大義不屑數行墨肆力於詩古文詞尤思通當世之故講明忠孝節行諤諤難犯一時多非笑之而前輩董文敏公元宰曹文忠公石倉暨徐興公林六長何无咎陳仲醇諸名士深器重之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先生於大臨所抗言國恩不可不報請發義旅次於江干以待撫臣勤王之

皋監司盧公牧舟是之未能應也先生乃日號咷當事馬前并詰責諸鄉老遂遭嗔怒且有欲除之者尚書鄴僊馮公曰諸公卽自謂力薄不能報國仇奈何更殺義士乃邀先生至其邸呵護之牧舟亦慰勞之以是得免南都昏濁先生悒悒不得志遁入白鷗莊呼天涕泗作悲憤詩遂成沈疾踰年而有五月十一日之變昕夕呼祝宗有所請疾遂篤會浙東兵起錢忠介公登壇歎曰宜急令侗菴主之遣使以告先生病中霍然起稍稍進食乃遣長子文鼎從軍忠介疏授兵部主事自江干立國侗菴之病稍愈已而事漸不支侗菴復申前請疾復

篤六月初一日之變侗菴曰吾今定死矣果以是月十九日卒說者以爲所死而得死年四十九忠介時在翁洲哭之慟門人私謚曰貞愍文㬎哭謂其弟文昱曰汝知而父所以死乎葬畢相與墨衰赴海上崎嶇軍事文昱亦授戶部主事辛亥翁州失守扈王而出九月二十六日兄弟同日覆舟溺於海中少子文暹曰吾今不可以妄出杜門養母其純孝一稟先生家法云嗚呼桑海之際吾鄉號稱節義之區顧所稱六狂生五君子多出自學校韋布之徒其薦紳巨公出而同之者錢莊沈馮數人而已年來文獻脫落雖有奇節不能自振於忌諱

沈淪之下遂與亳社聲靈同歸寂滅予每爲梓里前輩罔羅散失六狂生輩之行實漸以表章而溯厥前芧先生爲首又況文㬢兄弟以忠作孝文遲屈節事親皆先生之敎也而叩之諸李莫有知者其亦可痛也夫先生嘗與楊尙寶南仲陳御史平若陸舍人敬身詮次同里前輩曰甬東詩括又手輯先世詩文曰衣德集其自著曰侗菴集嗣後先生族子鄴嗣因詩括遂爲甬上耆舊詩因衣德集遂爲砌里文獻錄則皆先河之力也先生三子惟文㬢有子允錫撫於其叔娶婦然卒以無子絕祀其所居長松館自文㬢兄弟死國二婦入道捨爲梵

宇即所謂薜蘿菴者也余每過而傷之

周監軍傳

周監軍元初字自一一字立之鄞人也學者稱爲樓烟先生文穆公應賓從子文穆公無子撫先生以爲子已而推恩受任先生讓於同祖昆弟其一即刑部郎元登其一即思南守元懋時人賢之及國難刑部從亡海上思南祝髮縱酒以死而先生從戎仗節論者有三珠樹之目先生少負大略其所交好華毅烈公嘿農王忠絜公石雁陸節介公周明王太常水功徐兵部我庸族中則囊雲不過數人相期以忠孝於世俗貴介紈綺之習蔑如也東江建國先生與其諸弟石公先生元越赴之

錢忠介公疏授明經仍授文穆遺恩授郎署先生不受遂以白帢參軍事悍帥爲梗先生不得展其志迨國亡重跡入榆林時諸公避兵者多先生弗盡與通也而周明冰功及蘘雲皆在焉大喜四人無日不相過從偶不及過則如坐針氊中所倡和詩務期僻思澁句不類世間人所作然後脫稿經營慘淡得之屋顛樹杪之間間亦與高僧解齋參禪機鋒橫出榆林在萬山中先生日走其間足爲之蹩亦不顧其家累請返故居不許歲中唯再展文穆及所生墓道則一至祠下信宿而已先生故擁文穆遺貲以輸餉忠介幕府蕩其十五戊子力潋

華王二公之難又蕩其十三至是雖行遯尚從事於窮
島之聲援遂盡廢其貲而先生撡行彌厲黃虀脫粟麻
衣草履極人間未有之困方陶然自得也嘗作捉鬼者
傳以寄其憤曰世有以善畫鬼名予以爲不盡然其以
鬼之形似鬼耶鬼不得見於何得似若以鬼之形似人
則人之形更厲於鬼方日與人爲祟而人不知人自又
於祟中而鬼亦不知雖日進巫覡操豚犬羊豕而尸之
祝之曰遛曰罷且日以厲彼畫鬼者何以似之不過似
其牛首馬面瞋目露齒夜叉羅刹曾不能似其譸張險
詖與抉人殺人一片肾膓也吾先世有栨捉鬼之術者

每有病者延之家見爲邪魅所中則掀髯仗劍挺視書符視之若噓者若吸者若吐納者若感召者或如風雨奔赴雷電飈馳者或如坐戎車排甲帳獻俘馘者或如囊頭三木擢髮訊罪狀者乃擕之瓮中仍壓以符甚者竟置之釜而烹之否則錮之聞其呼號痛楚之聲而病者以痊嗚呼惜世之畫鬼者不及受此術也受此術則無不似矣不寧惟是使是人在今日必不使世上之鬼宵行晝現無所顧惜一至於此雖然吾所慮者鬼形日多鬼術日巧能治無形之鬼者未必能治有形之鬼卽能治之豈能盡天下而捉之而烹之况不如其鬼視其

人卽無形之鬼或非復曩時之狀耶雖然安知是人在今日其術不更有精焉者乎先生之文大率皆此種也晚年周明死王事龔雲亦卒水功返城居先生乃往來郊城之間高武部九子之社先生與焉未幾諸公相繼卒先生雖離羣索居然雄心未已寫捫蝨圖以見志圖成嘆曰今之江左并桓元子亦何可得年八十餘卒於家

毛戶部傳

毛戶部聚奎字象來一字文垣鄞人也都給事中宏之後爲人慷直剛果有節槩少與其弟聚壁並有聲時稱爲西鼻雙鳳乙酉豫於六狂生之列幾爲降臣謝三賓所害幸而不死行營將士爭口求識所謂六狂生者先生笑語之曰夫狂者不量力之謂也量力則愛身愛身則君父不足言矣夫已氏是也尋參瓜里幕府以明經授戶部郎司餉事去奔走山海之間累遭名捕行遯得免而其家遂以此落晚年始歸初先生於庚寅辛卯間與尖𦫵畨管道復汪伯徵倪端木邵上周雪山爲社已

而亡命及其歸也死亡星散竟以沈瘨而卒所著有呑月子集六狂生之葬得終牖下者先生一人而已而亦無後君子哀之先生詩古文詞皆倔奇顧其家人不能爲之收拾予竭力求之卒不得惟先大父贈公會錄其文數篇今存之傳中其作方石銘曰赤城有方山其巒方也取而擊之其石方也取而碎之至於如粟如菽亦方也人有以貽汪子伯徵者汪子珍而藏之有過于袍笏而拜之呑月子曰世人惡方而好圓而汪子之獨好夫方也雖然汪子之好夫方也特其好之適然而方也使山之石隨所碎而皆圓吾恐汪子之好猶是也吾願

汪子之堅所好也昔人有飛圓者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非圓者曰天雖不圓爲人所圓吾亦惡焉嗚呼夫天亦惡得不謂之圓也草有芝蘭亦有蕭葛木有楩楠亦有荆棘鳥有鸞凰亦有鴟鴞獸有麟虞亦有豺虎且所謂蕭葛荆棘鴟鴞豺虎者常多而勝而所謂芝蘭楩楠鸞鳳者常少而不勝天亦委而從之而無如何嗚呼天亦安得而不謂之圓也所貴乎君子之立天者有如茲擊而取之取而碎之至於如粟如菽而不失其方故足好也吾願汪子之堅之也汪子其毋曰異哉吾月子以方故至不容於世而又以其術誑我

爰爲之銘曰于行義乎爾于全道乎爾從心所欲不踰乎爾寧方爲皁毋圓爲玉夫子觀象而嘆曰恒君子以立不易方乃作輿人皁人丐人傳曰輿人者南都武定橋人不詳其姓氏乙酉之變夫婦同日縊死吾友吳于蕃親見其事爲予之皁人者于姓江陰人乙酉之變傳新縣官至往執役如舊諦視良久嘆曰□□□□人吾不可以爲之役遂歸而縊將新縣官者湖州李某也丐人者姓氏與邑里俱未詳闖賊陷北都題詩養濟院自縊死吞月予曰夫輿人皁人丐人也汲汲赴義若此可異也噫無異也輿人皁人丐人人之微者也然而人也人

則義其性之者也則亦有人而不與人皁人丐人者乎夫人而不與人皁人丐人者多矣不與人皁人丐人而人者吾未數數見也予之爲三人者立傳也擬曰與公皁公丐公三先生傳旣而思之今所謂公之先生之者皆其不與人皁人丐人者與與人皁人丐人而公之先生之是不以人目之也故從而人之人之者人之也人之者則于不與人皁人丐人而不人之者也不異固所以異之也其作周乘六自序卷跋曰今日何日哉謂二三子死而不死亡而不亡獨畢自拔廢以附於靡他之義委曰予一介草茅臣敢告無罪嗚呼薄乎云爾亦惡

得無罪也雖然先皇帝御極十有七載其爲三百人也者何限其爲二十七八九八三人也者何限家博士弟子辟九牛一毛與螻蟻羣岸然負太行而趨此直智盡能索計無復之耳非託之鴻飛冥冥爲名高也或曰黍不爲黍稷不爲稷僬僥[illegible]瘠甘心官師所不材古人捧檄之謂何豈知歲寒然後識松栢匹夫慕義何處不勉敢曰獨吾君也乎哉黯儒尺寸于國家何有皇帝以厚稍養之學宮則既國士遇之矣中山君出亡得二死者昔時一壺飧之遺也豈其二十年廩食於天家而置之若忘曰口口有君耶嗚呼誦周孔之書從事仁義之說

發揮於文章帖括間吾道在是吾所學所行在是一旦而口之于不知何人之口陽陽如平常則吾不知之矣輿自制科來師與爲教而弟與爲學上與爲鵠而下與爲趨僉曰是足干人主出其金玉錦繡以富貴我者也曰富貴我者吾謂之君然則不復能富貴我者吾謂之路人耳吾道在是吾所學所行卽在是耶嗚呼凝碧池大會雷海青投樂器慟哭彼優伶則何知舞象蹬目不拜彼禽獸則何知然則乘六之棄遐貢如敝屣也敢爲高論以從龔薛陶張圖倔之徒哉亦俾後世毋謂不優伶禽獸若則庶幾乎此皆先生文章之幸存者也先生

嘗自題其集曰吾不得見之行事不得不託之空言嗚呼豈知并此空言而幾于不得其傳也乎

周布衣傳

周布衣西字方人學者稱爲勁草先生定海衛人居蘆江少喜讀書父母憐其體孱稍節制之先生密藏火書室俟親熟睡重舉燈嘿識又恐燈影外洩以被蒙之不至鷄三號不止久而其被如墨隣有艾婦狙儈其夫每先生至必整衣更飾而前或手進茗果先生逡巡郤退久之婦挑以微言先生遽起不復往其婦慍曰眞痴兒也先生雖介潔待人甚和易言語溫溫丙戌年二十六嘆曰楊鐵崖稱老寡婦今其時矣遂棄去舉業以教授奉母時往來鄞之寶林多從之遊者己亥海師大掠鄞

之東鄙先生奉母逃深山中猝遇盜盜見先生母豐碩以爲富家姬用火爇之以索金先生抱母大慟撲滅其火願以身代賊遂揮戈斫其右之將指幾殊旁一卒曰是孝子也乞舍之先生以是得生自是作書甚苦先生久寓寶林挈家依諸生徙間或出遊多耿耿不合嘗曰吾於寶林魂魄尚懸懸也先生于經則易書詩禮春秋孟子皆有圖解于史則史漢皆有論說于集則唐宋杜韓諸大家皆有抄所稱勁草亭諸編者也而生平心迹所寄况在防秋譜一篇嘗曰死後當盡取吾所著置石匣藏之墓中而是篇則可比之鄭所南心史防秋篇者

世俗鬪牙牌之戲也其中有所謂至尊者諸品皆不能抗先生增置其色目自天地外帝王將相四民下至盜賊草竊之徒皆有之而更以□□□至尊有時世事多端天地帝王皆不能支獨餘處士以持殘局而兀然能爲中流之一壺先生自爲之說其文甚奇周鄮山見之曰此胡文定春秋傳也鎮人乞先生修志書成請署名力拒之所著詩古文詞曰痛定集晚年居鄞城中戊辰年六十八病卒其實林高弟曰方伊蒿嘗欲以遺書付之未及而卒存于伯兄家已而伯兄亦病亟貽書伊蒿令其取書以去既至伯兄又卒其子勿與已而鬻之他

人百方覓之不可得矣予之求詩也求先生之集遍訪旣無知者僅從先生諸弟子所藏遺篋故牘令李生昌昱彙爲一卷因詮次其可存者至先生於諸經最得意者莫如春秋其自序云不佞垂老忽若于春秋大有所得覺唐宋明諸儒之說皆未合聖人之旨尚在夢寐中至今日而恍然顧其書已成四十二卷而定哀二公未畢臨没尚以爲恨今俱佚先生與周乘六書曰西自閉門深山不樂與浮沉者爲緣一簑一笠願偶麋鹿而不知者不以爲笑卽以爲詛此不足怪至先生淸風高節自足千古而乃惓惓於鄙人西以爲今日所斷不可當

者妄欲以義士自欺也夫何地非我朝之土何人非我朝之民又何倉庾非我朝之粟不必為首陽頑民等語以自表異所謂義士者當為蹈海之魯連爭帝暴秦奮臂之陳涉突起發難張良之報韓翟義之討賊駱賓王之草檄謝枋得之卻聘而死否則如陳咸之閉戶不出梅福之逃吳門為市卒陶潛之終身為晉徵士此雖不得志於今亦當知重於後而西皆未能也如吾蛟川之薛白瑜陳鴻賓戈仲可鄭調甫諸先生裂冠毀裳逃名空谷如疾風勁草老而愈壯庶幾古人而西則師事焉而未逮也其敢侈談義士乎然則君西者其恒河之沙

九牛之毛三秋之落葉不足爲世重輕而甘自棄於先生者也此書盡先生之自述云

鮚埼亭集卷第二十七終